雙槐歲抄

雙槐歲抄卷第八

名公詩讖

瓊州定安縣南有五指山即黎毋山瓊崖之望也少保丘文莊公濬少時詠之為人所傳誦詩曰五峯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烟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遥從海外數中原識者知其異日必貴後竟如言又閩夏忠靖公原吉少年極頴敏或指屋上獸頭使賦之公即口占曰非龍非虎亦非羆頭角皆因造化為不向草茅誇氣

象郄於廊廟著威儀昂昂飽歷冰霜苦默默長承雨露滋寄語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論者以爲居顯位而不免罷小人此其驗也詩言志者也二公之志見於詩矣則其應驗固理之自然者世謂詩有讖不可苟作豈此類之謂乎偶與客談及此有舉高季迪啓所題筆峯詩者雲來濃似墨鴈去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怨何事季迪辭侍郎不拜家居忽罹黨禍腰斬亦其讖也

仝寅王泰卜筮

仝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乃學京

房易占斷多奇中正統間父清遊雲中挾寅與俱三邊吏士有問身休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寅決之由是名聞四方已巳秋虜酋也先大入邊

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遲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

乾之用也南面子衡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

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叅將守雲中賢寅引

爲上客動必咨之暨

景帝即位虜益熾召亨還總京營亨以清有幹畧薦

以自輔寅因侍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

召寅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

之必克虜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

英廟北還時率以爲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

國反失迎奉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

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　乘輿來歸實庚午八月也

英廟以太上皇居南宮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洶洶忠一日屏人請筮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為風狀　兩宮乃安忠後伏誅如寅言

景帝弗豫中外以儲嗣未定為憂寅言于亨曰公國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

英廟復辟將官寅寅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靈

四字爲簽錢十八文又製象牙盒貯之以賜又賜
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若干會清以指揮僉事
出涖徐州
上曰全寅得無偕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
寅後因辭不允見亨寵位已極每筮以持滿之道
反覆戒之弗納卒及于禍寅年近九十卒又有王
泰者小名驢兒濟寧衛人雙目瞽其一稍通明賦
性靈異嘗遇一老嫗授以陰陽一篇居數日嫗乃
去或曰嫗老狐精也泰賣卜由是屢發屢中人以
爲神都御史馬昂嘗微服訪泰泰愕然謂曰是何

大貴人也刻期某月日必陞兵部尚書果然漕運
僉都御史王竑入覲就問泰曰此去必陞三年必
有大禍然亦有大名至京果陞左副都御史是歲
甲戌也丁丑爲石亨所害除名爲民復問之泰又
曰公至某日當有
詔命仍舊官巡撫西北及期果如所言指揮盧彬金
帶自東復開者三泰曰今夕有鋒刃之禍是夕彬
入舍人王鑾家爲鑾所殺其神妙如此二人者可
以備藝術傳矣

唐試進士排律

唐試進士五言排律例綴用六韻天寶十年錢起及第賦湘靈鼓瑟是也詩曰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可謂絕妙矣世猶以兩不字少之當有編錄試詩自爲一編以傳者然而無聞焉見宣卿若開建人唐大中間進士第一令縣之金綫村有宣卿讀書堂及片玉亭水環之流韻清響父老呼爲龍吟水然其言行爵位無傳焉嘗得其詩於唐詩品彙題曰白官乘月

早朝聽殘漏疑省試所作也詩曰建禮儼朝冠金門耿夜闌碧空蟾魄度清禁漏聲殘候曉車輿合凌霜劍佩寒星河猶皎皎銀箭尚珊珊杳靄祥光起霏微瑞氣攢忻逢聖明代長願接鵷鸞吾廣狀元及第實自宣卿始

宋賜進士詩

宋制進士先進詩謝恩上有賜詩復和之以進度宗咸淳辛未吾鄉狀元張鎮孫謝恩詩云當宁宵衣務得賢草茅何足副詳延天人要語垂清問仁敬陳言上奏篇愧乏謀猷裨乙覽忽驚姓字首臚

傳乾坤大德知難報誓秉孤忠鐵石堅御賜狀元
以下詩云臨軒再策匪虛文要語諮諏敢弗遵昭
格天心惟至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延喜見洋洋
對來譽知爲蹇蹇臣始進便當思遠到會須華國
有儒珍鎮孫和上云聖主游心六藝文先皇成憲
日常遵天人親屈九重問嶺海同歸一視仁巳忝
臚傳魁衆俊復叨燕衎逮微臣終身祇佩丁寧訓
遠到功名願自珍當時所以貴士者至矣今刻石
廣郡學中
夜見前身

大宗伯周文安公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曰吾卽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山人也丁其姓家維揚及公官南京翰林以詩訊維揚太守三原王侯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文姓丁侯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詢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沒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侯卽以此復公世以爲異如手秥房琯之事云然予竊疑之公嗜學人也精

神怳忽人或附會之耳前此太宗伯毘陵胡忠安公濙生而髮白善啼有僧至門謂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示寂時言當生公家以一笑爲驗果如言易啼爲笑近時進士太原王德華璦幼年能讀番經怳然悟前身爲西僧予竊以爲此皆豪俊之士自託神靈以欺人耳安足信哉

河套墩臺

黃河套周廻六七千里土肥饒可耕桑三面阻河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二千餘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

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逾河則唐三受降城又東則舊東勝址也　國初虜遁黃河之外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王楨始築榆林等城堡仍設法禦之往北二三十里之外沙漠平地則築瞭望墩臺虜覘境即舉烟示警往南二三十里之外則埋軍民種田界石多於硬土山溝立爲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陜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中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鄉道遂

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機變不時出沒然猶不敢徑犯人家自是虜酋居內散漫潛住而我列屯反在其外矣成化初邊人被掠日多於是毛里孩斜衆深入攻圍墩臺而孛羅忽繼之秋冬則舉衆爲寇春夏則潛退河套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羅出復勾引滿都魯乩加思蘭聚衆益爲邊患

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凉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倩陝西山西河南軍民或趲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理糧料草束軍民困苦不可勝言復恐財力費耗

致生他變止留大同宣府山西寧夏客兵及兩班軍馬各一萬二千五百員名相機戰守議者嘗請於榆林堡立衛猶未成也都御史余公子俊始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責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凡墩臺每座基各闊三丈高三丈對角懸樓二座長闊各六尺空內桃壕塹闊一丈五尺深一丈依界石一帶隨其山勢彎曲剷削如城高二丈五尺川口去處兩傍俱築大墩撥軍防守虜既出套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

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邊墻者二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二崖砦八百十九小墩七十八大墩十五凡兩月而功成然寧夏東路自花馬池往西爲黃河東岸平山墩西路則爲黃河西岸黑山營相距一百九十餘里乃河套要害停歇功築蓋有待也且又拓其城比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率范銅鐵爲之又奏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榆林俗不藝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爲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力

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鎮與寧夏甘肅鼎立爲三矣入套之路多由黃甫川南焦家坪以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泮此外則娘娘灘及羊圈子渡口冬月氷堅隨其所擇而官軍駐劄多在神木堡或高家堡莫能測也成化十五年滿都魯亂加思蘭死其子僭稱小王子弟亦思馬因僭稱太師擂遷宣大邊外使有勇知之將一鼓擒焉偏搜匿套者彼將喙息不暇於是招募勇士築城屯種套中虜患或可除矣

車戰器械

成化甲辰七月余公子俊為總督尚書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檀車之戰牧野罪人斯得明效足徵迨至後世如武剛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戰功仰惟我

朝制兵之法超越前古凡有征伐所向無前但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成造兵車用無不利至今賴

之臣令奉

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臣等議得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繼以爲陣止則横以爲營營中空闕去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别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衛以俟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銃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横或尾擊其

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乃具圖本其一下兵車營圖周圍用車五百輛每輛轅長一丈二尺拽車者每輛十人鹿角柞五百副看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百人之上車外壕闊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萬餘其二攔兵車營圖周圍外層用兵車五百輛拽車者每輛十人裏層用鹿角柞五百副看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兵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萬餘其三攔鹿角柞營圖

周圍用鹿角柞五百副每副長五尺用鐵打鎚頭鈎環聯絡每副肩柞馬軍一人共用五百名之上營內可容馬隊官軍四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千餘人其四下樁繩營圖周圍用樁繩五十副每副樁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樁繩外壕深闊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其五樓樁繩營圖周圍用樁繩五十副每副樁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步軍一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凡器械神鎗以竹爲

翎神砲以木爲矢以鐵爲鏃俱可致三四百步每步隊十人駕拽戰車一輛輛用繩二條圓牌二旗一砲四車箱內安其三虎毛上安其一火桶二各藏火箭十枝砲上用狼頭送子馬子圓石子斤一窠蜂鐵彈碎石子包定火藥每馬隊則圓牌五神鎗五砲二鹿角柞連繩鐵鍬及钁各二斧及剪鍗各一其鑼鍋皮渾脫火鐮火藥與步隊同此中國之長技也予得其詳賦二詩以志喜曰靈夏城邊洮岸春賀蘭山下火開人神鎗火砲無天起河套年年靖虜塵車騎連雲砲震雷邊墻如月堠墩臺

娘娘灘上河氷合不見胡兒牧馬來於戲若余公亦可謂壯猷者矣

西番遏狄

天順八年春二月甘肅總兵官宣城伯衛原正涇巡撫僉都御史吳輿璧琛奉詔率師往平西蕃二公將中軍與其偏裨分五路以進甘涼蘭犖山丹莊浪等衛所軍在行者三萬五千人追討至駱駝山雋爾冲殺唐川俘斬其酋及部屬萬餘得其雜畜十餘萬夫西蕃古之氐羌唐之吐蕃也其地西至于四川西北至于雲南西南

至于陜西漢書所謂南濱析支至于河首者也尤切近甘肅常爲北虜右臂更互伸縮以抗中夏元得其地嘗郡縣之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大元帝師領其人民我

朝洪武六年因其故俗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朶甘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後分封爲大寶大乘贊花闡化闡教輔教等六王皆僧也既髡首黄衣而僭尊制又假寂滅虚幻之術爲猖狂背叛之計至於入掠

莊浪敢拒王師至是始殄服貢獻如常矣東井陳
先生宣之政 為雲南憲副曾見西番僧至滇遇旱
能入海擒龍歸鉢中以劒擬之輒雷電而雨足履
衢石深入數寸既去則鞋迹存焉呪六畜生者輒
死復呪之則死者再生此元人所以尊信加帝師
號至於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葢備其邪術故也書
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以南蠻蔽西戎今肅州地
也又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今西番西
南至甘肅有崑崙山存焉析支即今西番有析支
水存焉渠搜即河套東南有渠搜縣故城存焉三

國皆以織皮爲貢即叙云者以次相聯使屏蔽北狄也三代因唐虞故迹薄伐西戎而玁狁襄矣議者謂西番今既貢獻而大邊城東自延綏黃甫川西至寧夏紅山堡豈無即叙之地乎或於偏頭關外娘娘廟或於寧夏鎮外賀蘭山使西寧衛官軍控領大寶法王等部落往遏北虜出没之路或徑住河套彼惑其妖幻必不敢肆亦制狄之大機也南蠻有叛者討平之後亦必分北以雜西戎如韃靼來降遷于南土之法諺曰以夷治夷用賊殺賊我

文皇帝崇禮西番尚師偏爲建寺蓋有意於此惜乎當時無以唐虞故迹告之也

四代通禮

永新劉文安公定之與李學士克述紹同歷庶子劉學士宣化儼戲謂文安曰先生眞庶子也蓋公本庶出遂默然無以應初其父石潭先生髦將納其母側室或謂不宜同姓不從及公請封乃改爲留氏鄉人嘗許之今觀丙辰進士登科錄所書生母寔劉氏也其後將立祠堂故爲服制以諱乃翁之失見諸呆齋存稿中有家書云奉先之禮古來

儒者未必皆同今亦豈能盡依朱子欲作祠堂之
時整齊同作一大龕龕中懸一軸軸上書云本宗
劉氏門中三代考妣五服親疏神冤席入號名儒
而其父亦敦古道者其失欲蓋而彌章如此禮貴
謹始可不鑒哉今按唐制大夫三廟曾祖西第一
室祖禰以次而東攷諸韓文可見矣予初疑廟主
之升祧取日出沒之義然朱子大全則謂席南鄉
北鄉以西方爲上是或一道也士夫祭四代實自
朱子家禮始　國初用行唐知縣胡秉中言許庶
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士大夫祭四代當

從時制高曾居中祖左禰右可也公不從朱子而國朝禮制亦不之考謂之何哉

始終清操

錢塘王文進琦鄉貢試禮部乙榜授泗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東按察僉事提督學校士風爲丕變改四川不樂行乞致仕年纔五十歸以清介自將在公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閒陶如也値歲大侵無以朝夕冬且莫大雪日僵卧不能出門戶有餽者非有故舊拒不受卽故舊至亦却之有啗者曰當路甚重公擧一言何所

不濟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愧於心耳心無所愧雖飢且寒無不樂也何唁之有竟以飢寒卒杭守胡濬聞而弔之告于藩臬祠諸杭學鄉賢云

棠花表節

封丘庠生彭儀妻吳氏喪夫時年甚少亟欲以死殉顧姑老子幼乃止不三載姑亡子歿其母受巨室厚聘欲改嫁之吳怒曰吾聞之夫失節事極大異日何面目見夫邪即更衣沐浴潛至夫墓側大哭兩手扒土深尺欲入墓不得哭益痛至夜分淚竭血繼衣漬盡赤自縊棠樹下死遠近聞之往視

其面如生見者莫不洒泣鄉人共率錢買棺與夫同穴是歲仲冬所瘞棠樹生花殊盛雖罹風雪不隕蓋貞烈所感也成化初事聞旌表予嘗賦一絶云夫君一逝恨無涯直入泉臺作一家歲歲雪霜彫不得至今英爽在棠花自媿非詞未能揄揚其烈也

貞燕烈鴛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照燬其雄驚墜猫食之雌彷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

處人視巢生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獨之㲉爾自是春去秋來凡六稔觀者譁然目爲貞燕成化六年十月淮安鹽城大蹤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中而死漁人悲其意爲棄羹不食余稱之曰烈鴛鴦禽鳥微物乃能如此彼梁燕尚在而孫壽私奻於秦宮夫君已亡而息嬀偷生於楚國何以爲人哉因賦二詩以愧不如鳥者貞燕謠曰貞燕貞燕影皇皇尾涎涎去年雄共棲今年雄不見深沉簾幙花隨風空梁獨宿思故雄何人並卧氍毹月羅袂鸞篦花影中

烈鴛謡曰烈烈鴛可悲雄巳死雌依依寧同鑊中亨

不向湖上飛生來相隨不相舍如今奮翅同所歸

何事楚宫嬌不語露桃脉脉東風裏

木工食一品俸

蒯祥者蘇州人永樂中父福能主大營繕爲木工首以老告退祥代之丁酉邑從至北京凡　宫殿廟社皆所從事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效勞尤多天順末奉璽書作裕陵成化間委任尤專自工部營繕所丞進所副遂陞工部營繕司主事員外郎歷擢太僕少卿遂爲工部右侍郎轉左侍

郎其禄累加至從二品成化辛丑三月卒年八十
四嘗贈及祖父母父母其子爲錦衣千戶又蔭爲
國子生其禄壽蓋爲木工者所罕見也

三十六宮

邵子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
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
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
都是春釋者謂漢天文志曰氐爲天根楊雄賦曰
西極月窟是天根在卯月窟在酉也然先天六十
四卦圖以乾遇巽爲姤姤當夏至地逢雷爲復當

冬至是月窟自午而後著於酉天根自子而後著於卯所謂理極微者是也植物體冷而氣在外根在下而親地自一陰始故探月窟而知物動物體熱而氣在內首在上而親天故躡天根而識人乾三畫對坤六畫為九兌四畫對艮五畫為九離巽俱四畫對坎震俱五畫各為九四九三十六又乾一對坤八兌二對艮七離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亦三十六皇極之學以不用為用天有四時而冬不用子中其所處也處子中則陽自卯而開物以往陰自酉而閉物以來是開來往也由是八卦陰

陽消長無窮故謂都是春也然復姤本六十四卦以八卦言殊訝其不類今考朱子語類謂易反對者屯蒙之類凡二十八卦并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大小過中孚八卦爲三十六宫蓋一陰一陽往來而成先天一元之氣也邵子之學可謂竒而隱矣當時猶不能知况後世邪

緣木求魚

鯢魚出峽中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輙含水上山茹草葉覆身張口俟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鞭之出汁如白汗乃無毒

魶魚出四川雅州滎經水及西山溪谷似鯢有足亦能緣木聲如兒啼蜀人食之孟子謂緣木求魚理所必無也然而物之不可窮者如此天壤閒亦何所不有邪

尹氏八士

逸周書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小人難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將成斧柯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惟固允讓德降爲則振于四方加用禱巫神人允順又曰王赫奮烈

八方咸發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王克配天合于四海惟乃永寧由是言之尹氏序于八士之上蓋周以典神天為重尹氏其祝者也及克殷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畢從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仲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

巫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

于軍乃班蓋其所重在典神天其罪紂亦以此詩

曰天保定爾又曰百神爾主此之謂也史佚即尹

逸也伯達仲忽與南宮括即八士之三也其後皆

爲周世臣

祭公芮伯

逸周書雜錄有周之事每段爲一解有似書者有

似禮記者然似書者如程典商誓皇門之誥闕文

尤多豈孔子刪餘殘剥至此邪惟祭公之顧命芮

誥二篇最爲完整今抄于此王若曰祖祭公子小

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惟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惟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于王所咢宅天命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惟皇皇上帝度其心寘明德付俾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克龕紹業以將天命用夷居大商之衆我亦惟有若祖祭公執和周國保乂王家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公曰天子謀父疾惟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太商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尅之咸茂厥功維天貞文王之重用威亦尚寬壯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惟武王申大命戡厥敵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彊土丕惟周之峯基自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惟我后嗣旁建宗子丕惟周之始并嗚呼天子監于夏

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丕乃有利于宗丕惟文武由之公曰嗚呼天子由我不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人疾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卹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惟大不弔哉昔在先王我亦惟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克以我世嗚呼三公予惟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曰康子之攸保勗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

常刑王拜手稽首讜言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
稽道謀諂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
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
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
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
臣昏行罔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
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
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
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
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

哉嗚呼參擾畜如之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懃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下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君爾乃聵禍翫烖遂非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與居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憂重於人之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惟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

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親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按謀父祭公名也艮夫芮伯名也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語與此同特誤以祭爲葉耳此可見西漢以前已行於世不待晉發汲冢而後出也明矣

襄邸朝禮

諸王自谷府變後鮮朝久矣天順初晉王請朝

詔止之先是土木之變襄憲王瞻墡兩䟽慰安
聖烈慈壽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
庫募敢勇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　郕王盡心
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諸宮中
睿皇覽之感歎　特取入朝王遂戴星而駕故事當
祭禁門而入自遷都北京來朝禮絕適宗伯胡忠
安濙致仕去莫有知者侍郎鄒幹掌部檢太常典
故行之初景泰不豫群臣願復　睿皇惟內閣王
文與太監王誠欲立襄世子陳循輩知之已而景
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　茂陵于東宮僉

以爲宜王文獨曰雖請之知其欲誰立乎學士蕭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故奏辭以請擇元良爲言奏上不允人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勑符往襄府矣副都御史徐有貞及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張輗鴻臚卿楊善等共謀復辟太監曹吉祥蔣冕輩白 太后勑焉正月壬午黎明亨軏以甲士入于南城毀門迎

睿皇復位王文于謙皆以大逆棄市始有貞猶豫張軏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遂決或謂文與王誠初謀謙未必知金牌勑符在 太后閤中未嘗

出也然　睿皇陷虜時也先以復駕爲名徑逼京師譙使人謂之曰中國有君矣駕其毋復至大同定襄伯郭登言亦如之矧譙總督軍務時行事自專爲亨等所惡及駕復　上詰群臣有喪師辱國有玷　宗廟等語實出內閣代言故譙文懷疑不決以至於此然郭登雖犯　上怒惟削爵安置甘肅而已使譙等早决大計亦未必誅也及襄邸來朝　上禮待甚隆庚夜再朝錫賚逾厚其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益可知矣譙等之死亨輒寘爲之　上之盛德

易嘗少累哉要之憲王跡語寔爲至論惜譙文循輩見不及此

玉堂賞花

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相傳宣廟幸閣時命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澹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純白居左深紅居右尋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爲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爲兆明年暮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茂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

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淺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出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院官僚咸和彙成曰玉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謂昔韓魏公在廣陵時是花出金帶圍四枝公甚喜乃選客具樂以賞之蓋以人合花之數也予今會客以賞花初不取合於花數盡花自合人之數也夫人合花數者係於人

花合人數者係於天係於人者未免有意係於天者由乎自然雖然魏公四人皆至宰相豈獨係於人哉葢亦合乎天數之自然矣花歇於前而發於今且當復辟之初寔氣數復盛之兆所關甚大又非廣陵比也然不久諸學士中有從戎謫官者事見水東日記而不悉其詳故識之

馬恭襄殊錫

馬恭襄公景高昂河間之滄州人儀表俊偉聲音洪亮然無學術累官兵部尚書時宦者曹吉祥竊柄昂附之其嗣子欽以奪門功封昭武伯驕恣狂

狠爲衆所惡昂特薦欽得管大營兼掌前府禁兵
天順辛巳秋虜酋孛來寇延西　上命懷寧伯孫
鏜師師禦之而以昂總督軍務吉祥自石亨誅後
久蓄異圖時以七月二日出師欽遂約其兄都督
鐸從兄都督鐐弟都指揮鉉謀入宮行逆約吉祥
爲內應幷結韃官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作亂
是日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
中聞變　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四鼓欽
與沓漢兵犯闕撾殺錦衣指揮逯杲擊內閣學士
李賢傷首幷執吏部尚書王翺於東朝房鐸率數

騎往西殺左都御史寇深斲傷廣寧侯劉安焚東

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潰散比曉王師始集

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鏜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

及諸將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救之自辰至午鏜敗

死瑾爲欽所殺相拒至西門斬鉉鐸於是欽入其家

溺井中伯顏也先等縋城以遁追獲之是晚

上出御午門吉祥等下御史獄伏誅籍其家以賞將

士論功加繼宗太保鏜進封侯昂太子少保仍掌

兵部自是　上寵待特厚賜金玉束帶繡金麟服

其餘銀幣玩器書畫爲時鮮之賚歲無虛日衣

有號撒哈剌者雖勲戚不可得
上以賜昂可謂殊錫也已初昂以鄉貢入太學選授
鴻臚序班正統丁巳薦授御史巡按有聲癸亥行
在刑部禁囚刼獄而逸尚書以下咸禁錮跡捕超
陞昂右侍郎後以副都糸贊甘肅廷言致仕景泰
甲戌起督兩廣糸功至左都天順丁丑被論致仕
及入見復留巡邊還理院事遂柄本兵至是有功
得掩其薦欽之罪而復留堂部兩躓復起輙有奇
逢若此人謂昂相貌有福云
萬祺祿命

程子曰三命律也五星曆也特人小用之耳予按三命以太歲爲主自天干地支納音三者取用祿馬貴人羊刃刼煞之類而審五行刑合生尅五星以身命爲主審生時所值七政四餘遲速合伏向背空實皆可斷吉凶辨貴賤世傳珞琭虛中沙滌斛斯琴堂諸書至元人徐子平始專日主增人元取用益闊而置納音不論矣南昌萬尚書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儒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精研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辨事吏部神其術拜鴻臚序班進主簿

景帝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及不豫有議召
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　皇帝在南宮奚事他
求刻期復辟與徐有貞仰觀乾象合已而
英廟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甫七日進
員外郎無何進郎中石亨敗凡所引薦皆坐謫人
爲祺危祺自觀祿命謂無事言者論及　上果留
祺曹欽反執王忠肅李文達時祺在旁欽問之對
曰公勿負　國急宜以死上　謝則自求多福又徐
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邪公勿忘父欽俛首其
兄鐸曰萬君言是也欽遂揖王李二公退事平

上召二公及祺問遇賊始末甚壯之賜燕勞焉壽陞
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吾鄉順德張御史叔亨
恭嘗會祺于易州廠祺謂曰公位至八座即休當
歇祿十年且刻期當謝病歸後果如其言予亦喜
玩此術然求如祺之神奇竟莫能也

鵲橋僊

東莞方彥卿俊敏才博學最善戲謔作詩文走筆
立成座中咸服射詩鈞韻用輟耕錄人鮮能之又
善意錢之戲用九錢分三行使人默識第云在某
行自右未綿左復自左上經右始中如之終則數

曰天人天地天天地人地地地天人人人地人天無不着者又善拆字作謎如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下謂一字也木了又一口非杏亦非呆勿作杏字說勿作困字猜謂極字也自餘尤多每在讌席人樂近之天順癸未與予同會試寓新安俞君臣家正月六日賀予縣弧邀往預賞花鐙擘糟蟹薦酒戲贈予詞云草頭八足一團大腹持螯笑向俞君玉花鐙預賞爲先生生日是新正初六今宵過了七人八穀又七日天官賜福福如東海壽南山頒歲歲春盃盈綠借蠏寓予姓名

大笑曰予謂韻用日數何出予謝不知則曰出齊東野語七夕以八煞爲韻予忘之矣即朗誦曰鸞輿初駕牛車齊發聽隱隱鵲橋伊軋龙雲飜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蟾又醱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且問優劣予曰比方殊欠俊耳君王亦誦其鄉先生方秋崖除夜小畫生日詞曰今朝廿九明朝初一怎欠秋崖箇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道這月不消三十春盤縷翠春釭搖碧便泥做梅花消息雪邊試問是邪非笑今夕不知何夕復問予對如前

始覺子指其姓名大笑浮白盡懽而罷詢蓋驡橋僊也

草馬骨羊

雲南越睒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無歲中紐菽糜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睒駿見唐書西域人殺羊而食埋其脛骨舉杵堅築久之羔從脛骨而生臍未斷時馬傍蹄振之即跳躍而起入餵肥腴最美其皮宜作毳毼見吳萊淵頴集吾廣溫㙮鴨卵輙出雛或以東廣火焙鴨對西域骨種羊子謂不如草馬之尤奇也

妖僧扇亂

自中官崇尚釋氏爲奸宄逋逃藪妖書讖緯惑民扇亂正統間尤甚羅浮有昙泰禪師卓錫泉宋唐庚作記可考也少監阮能鎮守吾廣信妖僧德存創寺於白雲山半求泰泉上指爲卓錫泉景帝改元詔至即稱禪師出世僞立寺額遇 聖節輒爲賽會立天龍八部統領村民將欲謀逆人不敢言及能取回德存旋搶禍變乃息予計偕北上過廣濟橋聞趙才興之事大率類此才興扶風人爲僧創黒塔庵自言知兵武功右衛百戸趙忠薦

于朝兵部送大同禦虜無功乃與廣通寺僧真海道人譚福通號三結義化緣修橋聚衆立天龍八部刻期稱帝作亂真海素與義男後衛百戶段[illegible]毋張氏通姦其女妙果為才興妻立為后方舉兵為官軍緝獲伏誅景泰二年四月也已而天台山僧畨能謀亂稱真明帝王亦建寺募衆與府軍前衛軍餘王斌同逆事覺能就擒斌得脫祝髮為僧名悟真結庵於褒城之胡城山誘流民作亂署置百官稱帝改元立所淫女子王氏為后攻掠傍近諸縣得數千人為漢中府官軍所擒 上命誅斌

及同謀者餘皆充軍天順元年四月也氣機乖戾愚民從逆如響斯應可謂異矣吳徵士與弼曰除去宦官釋氏乃成世道韙哉言乎

獄囚冤報

予鄉同年丙子解首梁僉憲景熙昉弱冠連第進士令蕭山登朝為御史明敏善法律遇獄囚輒箠殺之惟妾一子夜見枷鎖數囚相謂曰且侮弄渠孩兒何如子倏不見明早得諸街上人家又數日景熙無疾忽見數囚近前扼其喉大叫數聲暴卒

予聞永樂中刑部署侍郎麟好折囚臂指後患瘡

腫臂指斷落乃死人命關天宜有究報也

椓人妻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兩京第宅庄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按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以故爲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絰臨哭由是觀之椓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此輩男性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

雙槐歲抄卷第九

南京科道

憲廟初政昏椓尤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彭教廷對策引用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截去下句是也南京刑科給事中山陰王志默淵金陵王尚文徽氣誼相得乃率同官言五事一曰覽史書謂古昔得失載于前史昔唐仇士良語同列曰人主慎勿使之讀書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乞經筵兼講通鑑綱目無所隱諱朝夕取爲法戒二曰開言路諫官之言有可採者乞敕有司勿令廢

滯權倖者不得假託以中傷之三曰重大臣選任府部卿寺在外方面總兵宜隆禮貌大罪不可宥小過不可辱庶人知自重而名器尊四曰選良將近年將領多以私賄進躐本兵者非其人先黜尚書昂擇人以進退之則將可得五曰保全內臣宜遵舊制使無與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之及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有無耻大臣與之交結或行扣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囑託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事跡敗露治以重刑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男悉究

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
事悉斷自 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
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
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先是癸未七月冊吳氏
爲皇后太監牛玉之力也十月復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
以待期不意内臣牛玉偏狥己私朦朧奏請將已
退吳氏冊立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
氏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皇后然玉猶免
死惟謫南京徽諗其故謂淵曰是可輕貰乎遂率

同官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王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因指斥執政奏入群閹欲以危法中之科道交章論捄俱調遠州判官徽普安州淵茂州餘不能盡憶也初副都御史周銓掌南京院事追憾董糧時諸御史劾其貪暴數責之置功過簿詰旦而言日晏不輟如是者累日十三道范霖楊永等不平乃合疏銓平日不法事聞于 朝 驛召銓詣獄銓亦訐奏既逮至未白而銓得心悸疾死於是十三道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忿死獄中會恤刑霖得減

死出獄數日卒正統丁卯六月也輿論咸謂二王之罰視前爲薄

憲廟之仁至矣然自是言路風力北不如南時人謔曰南京科道如猛虎九年考滿陞知府北京科道如綿羊九年考滿陞京堂實因二事而發云

莊定山

莊定山先生孔易泉記大梁書院有云善觀經書者觀吾心之經書郢人之運斤九方皐之相馬取乎內而忘乎外也神交默契於不言而圓融渾合於眞靜徃年陳白沙過余論及心學余以是質之

盖先生之學在是而世以爲禪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離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不同矣他日白沙贈李世卿序亦云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世卿未必能與我合其意正相符也學士張東白元禎寄詩曰有著真無妙無無涵萬有粗溺無寧有有泥有定無無口噤凝前夢身勞醉裏扶若爲逢有道細與究圖書盖指此爾泉善爲詩詠包節婦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癡小舅姑貧已甘薄命同衰葉

不掃蛾眉別嫁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
驚塵鏡窓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峯
倫見之曰可以泣鬼神矣杲不以爲然惟乾坤鳶
魚老眼脚頭之類自謂爲佳如枝間鳥共天機語
江上梅擔太極行諸句是也時稱陳莊體先是倫
抗疏論李賢奪情起復謫福建副提舉及成化丁
亥十一月　内閣分題令翰林諸公賦詩爲上元
賞玩杲時爲檢討與編修章楓山懋黄未軒仲昭
同疏言去年以来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
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因大臣

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群臣同加修省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禹湯而後未之有也今日之舉或者　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煙火為樂哉比虜毛里孩窺伺間隙所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宜將煙火之事亦皆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息災異消百姓富庶四夷賓服奉養　兩宮其孝豈有大於此哉盍

懋筆也奏入　上怒杖之調懋及仲昭知縣杲判官未行用給事中毛弘言改懋及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杲南京行人司副未幾倫亦召還時謂翰林四諫杲後養病復起爲郎中考察去官白沙聞其有疏謂無一分可說不知此際靜如何也

追復位號

天順元年二月乙未朔廢景泰仍爲郕王歸西内皇太后制諭也戊戌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仍號宣廟賢妃皇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懷獻太子見濟爲懷獻世子肅孝皇后杭氏及貴妃唐氏俱革其名

號欽天監奏革除其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癸丑郕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謚曰戾唐氏等妃嬪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成化初追謚郕戾王爲

恭仁康定景皇帝後汪妃薨亦追謚景皇后予按建文之自焚也祭葬以天子之禮未嘗被廢故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發喪縞素謚爲孝愍然非

上意也例宜追復位號一如景泰其當軸者之責與

林玠降笄

候官林廷玤玠天順壬午年二十領鄉薦至成化

乙酉弟廷玉瑭亦領薦同赴會試至蕪湖驛珍得疾瑭扶以歸甫及門卒其魂鬱不散家人毎按之夢寐彷彿聞其聲迹靈几間器物或自動乃如紫姑神法置箕布灰于几箕輙自舉遂令人扶之箕運不休就視則皆詩文也別父母有句云如今我已終天別何計能酬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鴈曾雲憐隻影池塘芳草憶殘春別妻云寄言與爾無他說節義冰霜不可虛賦書樓極目云清風搖動硯池雲飛鴻點破江山影觀蓮云呼童泛美酒對此紅芳傾岩人已僊去此花空自馨作文贈序凡七

十餘首家人次以成編自名之曰靜庵遺玉序之有曰玉之體雖藏於山而其德自弗泯焉盖以自況也初笄動成文之時親友臨者毛髮竦竪久之則答問如平生矣如是年餘乃巳瑭後爲御史提學南畿語人如此而其妻守志果不虛氷霜之戒云

伏闕泣諫

伏闕泣諫自唐宋以來有之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嫡母也　詔大臣議塟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

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
姚夔定議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
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
先帝之心必求至當此莫大典禮萬一有違在廷百
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萬世亦將
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率群臣伏文華殿以請
號哭不起　上聞之使中官宣諭使衆官退翰林
中有呵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　詔且
不得命不敢退時與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心

如此實天理所在望
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　旨諭群臣曰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母疑
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所
幸　聖慈開喻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
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呼萬歲而退盖此事非
上曲全孝道何以至此真　盛德主也
詠竹言志
棗陽王艮璧琰初領薦至京與予談論輙相契合

自是日相往來及予授官追送至張家灣然後返
成化乙未第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按蘇松有聲
吳地號繁劇偏詢輿臺巨奸宿蠹一剔而盡平生
清苦人所不堪卒之日衾襯不備合臺助焉嘗題
夏太常昶墨竹贈予曰幽人研玉露寫此青琅玕
清標正相似翛然同歲寒盖言志也昶本名昺字
仲昭東吳人登進士時冐姓朱後復其姓以善書
徵入翰林　文皇以所書為第一顧見其名謂曰
太陽麗天照臨萬國日宜書在永上昶頓首受命
士夫以為榮一時同名者皆改焉

國朝畫竹自毘陵王中舍孟端紱後惟杲精絕

建州女直

女直金之後也洪武初降附永樂中設奴兒干都司統建州等衛所二百有四世受官賞爲不侵不叛之臣初建州海西兀者等衛夷人先居斡木河與七姓野人有讎投奔朝鮮復爲所戕乃復歸附朝廷處之遼陽迤東蘇子河一帶近年往來朝貢成化丙戌背義搶掠人畜數萬 天威震怒將元惡董山等二百五十餘人俱留廣寧監禁致死乃調大軍抵巢征勦未有成功己亥九月賊首刺達等

猶爲邊患巡撫都御史陳鉞總兵歐信從饅頭山[illegible]口等處攻之斬獲賊首二百餘級全軍而還復分兵於遼陽迤東五堡北接撫順城南連鳳凰山林木稠密處按伏以守之已亥賊首伏當加糾三衛入寇　命撫寧侯朱永總兵中官汪直監其軍陳鉞贊畫往討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間獲馬及軍械倍之永由是進封保國公然其後讐我大邦益肆猖獗女直自此叛矣

彭隆論韻

古人用韻大率因六書諧聲而來往往通而不拘

如六經可見已宋吳棫才老韻補乃據唐宋諸文
士以律古人是不足爲準也成化初陸諭德鼎儀
釴大不然之彭學士彥實華與之書曰夫有聲而
後有字合字與聲而後有韻書韻也者類其聲之
叶者也使古韻書盡存則古人字音固可盡得矣
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宋齊而下寖以湮滅然
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
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猶能深考古韻而用之夫
謂之古韻則古人字音與後人有不同明矣詩三
百篇強半出於閭門里巷其所韻非當時語而何

且一字而有兩音者如左右之類三音者如樂惡之類四音者如行與洚之類古今人皆然何獨謂明鳴二字古人未必讀爲芒特叶韻時強轉其聲邪足下謂明鳴等字今人未嘗讀爲芒古人之音不應大相絕如此夫況約距今纔幾時而今之韻於支與微之類合其二而爲一麻與遮之類分其一而爲二其不同巳如此而況數千百年欲其一一若自一口出得乎如今人讀服爲房六切而服之見於詩者皆當爲蒲北無與房六叶者古人未嘗讀爲房六也今讀慶爲丘正切而慶之見於易

詩者皆當爲驅羊無與丘正叶者古人未嘗讀爲丘正也左傳以皮叶多坡以皮得聲則皮初讀爲蒲波切轉而爲蒲糜耳頗延年以羆叶施羆以罷得聲則羆初讀爲陂之切轉而爲卞皆耳莫之取義日在艸中也後人乃妄加以日字臺之取義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後人乃訛轉爲苔苷若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數姑就足下所及者而言之夫古今人不同多矣試以字文韻語觀之字自倉頡古文變而爲籀篆文變而爲小篆又變而爲隸又變而爲楷爲行草以今之草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同

邪異邪詩自三百篇變而爲離騷又變而爲五言又變而爲七言又變而爲近體爲小詞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邪異邪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幸存而未泯者頼有載籍之傳焉字之音韻亦猶是也於今可見古人音考者獨頼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叶韻非今人之所讀遂謂古人强轉其聲何溺於今而誣古人也彭所論如此惜陸所與書無聞焉

龍洲魁讖

泰和古名西昌芳洲陳閣老德遵循家于東城求

樂甲午鄉試第一明年禮部會試第二廷試第一
先是嘗有讖云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至是楊
文貞公士奇爲諭德在南京寄二絕其一云龍洲
過縣千年讖黃甲初登第一名從此鼇頭題榜首
東城迎喜過西城其後六年辛丑科城西曾鶴齡
舉進士第一後十八年爲宣德癸丑真定曹鼐爲
泰和典史亦進士第一文貞以爲詩讖而其初則
爲芳洲發也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科曾彥復爲進
士第一丘文莊公濬時爲祭酒以其門下士也爲
綵聯以迎之云江右賢科十個虎榜魁天下西昌

文運三應龍洲過縣前盍不數曹者以曹乃官遊人故耳龍洲在縣治南三人登魁時亦未嘗見其過縣前世民之謠言遂成讖耳

妻救夫刑

國朝妻救夫刑蒙　恩獲宥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乞毋老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妖言律斬孚妻李氏奏言翁姑年老願代孚斬首抵罪奉　旨俱釋之此二婦可謂義烈而　朝廷寬宥不疑真　堯舜之

仁也予聞洪武中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請代其祖永樂中舉人郭魯請代其父皆削軍伍以全其孝世猶侈爲美談而况婦人當死生之際哉可以爲難矣

山阜變占

成化庚子閩之長樂十八都崑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輙陷鄉民聚觀以爲異明年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僅袤丈丈餘占者曰女主爲男之兆武后時有此變幸其小耳時裕陵宫人萬氏冊爲貴妃最被寵幸每侍宸遊戎服男

飭以從　上益愛之此其應也乙巳二月丁巳四鼓泰山微震三月壬午朔四鼓大震入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　上有易樹意而未宣露會内臺奏言泰山震動應在　東宮　上大驚意遂已其驗如此

瑞夢堂

祁陽甯竑有瑞夢堂論德王德輝華記之記曰成化甲午歲當大比于時大司馬松江張公時敏方爲吾浙提學首以華與今大學士謝公于喬薦于

主司其年謝公遂發解第一華獨見黜復歸讀書龍泉山中方伯祁陽甯公元善忽以書幣來聘予爲其子竑講學迺自浙抵祁陽居于梅莊書屋明年乙未謝公狀元及第公聞之以書來賀曰先生與謝君齊名于時今謝君及第此亦彙進之兆也艮不佞敢爲先生賀華閱書謂竑曰尊公此言慰余客中落莫之懷耳豈真謂余能然置書篋中初亦不念動也是夜余就寢忽夢歸吾邑如童稚時逐衆迎春東郭門外衆舁白色土牛一覆以赭盖旌纛旛節鼓吹前導方伯昌黎杜公益之肩輿隨

于後延遅自東門入至予家廼止既寤未解所夢
質明是爲端陽前一日玆侍余晨餔因語之夢玆
俯不應久巳廼丞指廻輪者再作而復余曰是狀
元之兆也家君之賀非謬矣余曰何居玆曰牛一
元大武也春歲之首而試之期也夫狀元昔亦謂
春元也金色白其神爲辛牛之神丑也中之歲其
以辛丑乎余曰鼓吹前導者何曰是盖恩榮次第
所謂傘盖儀從送歸第者也余曰奚爲而杜公隨
之曰以傘盖從者寔京兆尹昔江西李公裕以方
伯尹京兆是歲也京兆尹其杜公乎余聞而笑曰

嘻有是哉子之言殆隍中之鹿也茲遂請爲記余
曰徵而爲之其既晚乎茲乃私識于禮經之卷末
而以復余曰願先生無忘今日之言余曰諾歲丁
酉余復黜于主司亦走江湖日斯邁而月斯征夢
之真妄不復記憶庚子延領薦鄉闈明年辛丑試
春官得雋入奉
畢承　制送予歸長安私第者又果杜公也一時
湖湘章逢之士遂盛傳是夢以爲祥茲乃易扁梅
莊書屋爲瑞夢堂而數書請如約爲記且曰先君
之書亦庶幾知言者梅莊地靈是與闇先生之言

敢固以請余惟晝之所思夜之所夢商宗之夢見傅說思得良弼也孔子之夢見周公思行其道也近世科目之士雖以狀元及第為榮而余之心思則未嘗及此然此夢徵于六年之後若合符節毫釐不爽豈所謂禎祥之先見者邪余自及第迄今具員侍從幾二十年曾未能如傅如周以對揚明天子之休命顧徒誇詡于一夢之榮以為之瑞而記之亦且陋矣第以竑之請屢至益勤而夙昔之約有不能以終違若遂為備錄顛末以塞其請且以見夫人之窮通遲速固有一定之數而不可以

趨避爲也玆亦丙午貢元不願祿仕　詔授散官其占是夢人稱其穎悟云

文武換易官秩

憲廟憫于少保之死賜謚立祠擢其子千戸冕爲應天府尹此以武秩換文也永樂中祥符張信自鄉舉積官侍郎與英國公張輔同族改四川都指揮僉事近則成化辛丑進士夏邑柄純以駙馬殷之後爲中都留守此以文秩換武也舉人爲武官尤多如駙馬周景之子賢中丙午鄉試赴禮部場屋太后遣人舁酒食入視之及下第授指揮同知世亦

詑以爲異

會試論表

會試録洪武初惟刻序及執事與中式姓名暨三場題目而巳乙丑戊辰始刻文而録不可見辛未惟傳許觀經義一篇其論題洪武則大德受命甲戌持心操節丁丑春秋大一統建文庚辰求樂則治國平天下甲申禮樂明備丙戌洪範九疇己丑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壬辰大人與天地合德乙未正誼明道戊戌經綸大經辛丑天人一理甲辰宣德則聖人之大寶丁未聖人法天立道庚戌聖人以仁育萬民癸丑正統則聖人人倫之至

丙辰誠者聖人之本己丑仁統天下之善壬戌至誠立天下之大本乙丑舜爲法於天下戊辰景泰則孟子功不在禹下辛未大舜善與人同甲戌天順則中正仁義而主靜丁丑心妙性情之德庚辰聖人在天子之位甲申成化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丙戌孔子立萬世常行之道己丑予授官後不能憶其餘也所擬表洪武永樂中祥瑞稱賀爲多如野蚕成繭五色卿雲之類近始易以進書授官漸與昔異矣

援例入監

祖宗以來最重國學慎選貢徒文行無備者積分自

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辭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永樂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濫預中式者近年數多宜加精選方升國學蓋亦選俊法也景泰改元　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饌餼人甚輕之成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璲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復令納粟入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薪米寄監讀書者聽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

方准食糧收撥其省費如此丘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考以南城羅玘爲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賓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爲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無非我立說理既明暢詞益奇古參以前後場俱稱遂置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于海內於是援例之士增價矣

龍與蜘蛛鬭

酉陽雜俎載蜘蛛有大如車輪者人多不信成化七年薊州盤山有大蜘蛛與龍鬬爲龍所斃野人

獸其皮如車輪然乃知段氏所云不我誣也天壤間亦何所不有哉人局於見聞則陋矣盤山一名盤龍山在薊城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千餘仞周百餘里其高峯曰上盤絕頂有二龍潭禱雨輒應葢靈境也

京官折俸

高皇帝時京官支全俸外尚多歲時賞賜正旦元夕冬至例賜酒米錢永樂間營建北京乃定每歲京官之俸春夏折鈔秋冬則蘇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則十之六其十之三若四米也是

時鈔重物輕公私兩便宣德中禮書胡濙攝戶部事始請米一石折鈔二千然物日以重鈔日以輕軍國之需益蹙折支曠數歲僅一給成化五年御史李瑢監內帑出納見紵絲綾羅紗褐綰布之衣帨衾褥以及書畫几案銅錫磁木諸器皿皆委積塵土中日入腐壞將歸於亡用乃請以充俸鈔制曰可以是歲吏檢會類儹估直枚識之聽各衙門具數委官領出分授各屬然自後亦數歲一行有終任弗及支者有鈔則支者日益罕矣

援溺得子

成化初高郵衛有張百戶者備漕運差使將過家料理別顧小舟而行道湖風作舟覆僅獲免乃徼險從湖堤陸行至半途望見一覆舟浮沉波上有人踞舟背呼號求援烟霧中了不可辨其爲誰張心憐之呼岸傍小漁艇俾往援不肯則解裝出白金十星與之乃行援之至則其子也因候父而來遭風溺者半日出自水尚振掉不能言者久之稍遲則葬魚腹矣人詫爲異事豈父子天性默相感通邪不然行旅絡繹寧無一人惻隱者而援之乃獨張邪

六臣忠讜

語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成化間憸邪雜進左道亂政然賴有六臣焉內閣商公輅劉公珝都臺王公恕鄭公時府丞楊公守隨刑曹林公俊忠讜格君其何傷日月之明哉丙申七月黑眚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刃晝眠夜作說者曰陰盛之狀又曰胡虜之兆旬餘無敢建言者劉公首請開言路

上嘉納之已而妖狐夜出山西安男子侯得權詭姓名李子龍謀入內爲逆伏誅乃開西廠靈濟宮前

詔太監汪直領官校百餘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

品以上擅自抄札內外恟恟商公疏直十罪以聞
上不省劉公復疏言東廠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
專為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
督若干犯法與仍下所司究治一時權宜因而不
易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
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革罷以安人心不避震
怒冒此申瀆　上使懷恩詰責三公力辯始
詔革去而商公遂見幾告歸太監汪芳進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錄呈異書為名寅緣傳
旨與官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

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而僧道樂工之濫其儕者又不足數李孜省僧繼曉左尊顯用事妖人王臣嘗爲姦盜被楚傷脛號王瘸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內豎王敬挾臣采藥江南橫索貨寶痛笞吏民吳越大被其害嘗覔金蝦蟆拷訊無有里胥逋賄乃苦令置酒遊山酒半燁燁樹間皆此物也其幻類此至蘇州拘諸生錄妖書陸完輩忿欲擊之走匿以免敬方具奏適王公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攫取財物元寶至二千餘錠

詔寘敬僇臣于市傳首江南人皆快之陜西大飢鄭

公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疏利國保民五事盡誠

敬以回天意明理義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

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命謫貴州參政陜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傳聞至京

上稍厭芳所爲癸卯冬旱百禱不應科道交章論芳

上命中官表琦傳　旨令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

無勑書俱復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

九人下六人于獄皆迯自軍因者餘尚未斥而人

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謂納諫絀邪格天之應

十二月廿八日也孜省者江西人爲吏坐贓楊公以御史巡按逮問充軍後省逃至京師以符水得幸授太常丞比公還　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　命改上林苑監久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因譖楊公會公以應天府丞述職既辭朝行矣忽中官傳　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廉能對乃令具履歷揭帖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註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左遷知南寧府孜省自是引進奸黨排擯忠良後以工部尚書伏誅僧繼

曉者始以淫術欺詐　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其術得售尊爲法王出入禁衞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蓋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㸃默林公以刑部員外郎備劾芳薦進繼曉過惡

上怒下錦衣獄責三十降雲南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吉水張兼素撇論救亦下獄貶石州尋改師宗知州乙巳正月元日星變王公爲吏書言後撇忠直

上悟傳　旨俱復原職南京用而撇已卒於家矣林公今爲雲南按察副使行部至鶴慶活佛寺歲久

放光男女爭施金簪即拽而鎔之得金八百兩歸
諸庫其持正此類也劉公在內閣有酒德善講經
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為狂躁然實剛介敢言默格
君心後為同官萬安劉吉所誣使邏卒嚇之求退即
疏致仕歸養乙巳九月也父母沒各廬墓三年竟
得疾卒人稱其孝鄭公亦嘗廬墓有白兔馴擾之
異忠孝大節世鮮知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以引以翼其諸公之謂與

簡除保舉

祖宗時君臣旦夕相見其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

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　旨行之非中官所敢
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翀傳奉　聖旨
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
是也宣德七年三月　勑諭自今布政按察司及
知府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保舉吏部審
其所保果當奏聞擢授一職後犯贓罪并罰舉者
其績滿不及薦者會官議其賢否定黜陟正統初
有言令不便者內閣楊文貞公疏謂浮薄不肖之
徒畏不得薦造爲謗語欲聰壞
先帝之良法冀得循資格遷轉耳於是仍舊令景泰

天順以来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於吏部者無幾
成化二年有舉不當　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
四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　上命今後京堂四品
以上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年間保
舉人疑為中官意也御史戴用請令吏部會同内
閣或多官計議或徑自推舉從而裁斷之　上曰
此祖宗舊規也乃敢徇私背公妄言沮止乎於是
吏科給事中沈瑶等合題謂兩京四品以上官
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
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員缺會同内閣推舉若

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命吏部通查典故十二月覆題以聞上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保舉行何邪中間頗有情弊其究治之自是不復有言既數月薦擢者咸愜輿論乃知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吏部薦舉惟據撫按皆不過循資格耳早朝後君臣不復相見故中官傳奏人以爲耻然則用人出於至公其必上下交而成泰乎

荆襄兵兆

成化乙酉天雨黑黍于襄陽捌之盈把彗星見西

北隅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地震屋宇擺動轟轟有聲盖兵兆也時北方流民聚山中凡數十萬推千斤劉爲首流刼鄧州官軍捕之遂糾衆反以石和尚爲謀主毎戰輒勝越明年僭號於南漳重開

上命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尚書白圭督其軍湖廣總兵李震帥上兵至會永有疾震分道進攻大破之擒千斤劉巳而永痊擣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誘執石和尚又戰於古路山獲賊子劉聰等百餘輩并軍械僞印斬餘黨萬餘級而還諸將爭功譛

殺張英人心不平後賊黨李胡子反遣都御史項忠用襄人檢討張寬為鄉導又討平之湖湘乃請獻俘論功求進封侯震封興寧伯後求征蠻虜有功又征建州進封公没追封宣平王謚武毅功臣異姓王者自開國六王靖難二王後僅見求爾

卜馬益

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者山後人其子錫性猛悍好拳棒一全真道士自山西來以此藝干之館穀于家久之謂曰此一夫勇爾吾有小術子盍觀乎即磨鈍刀稍銛叱令斬府中大槐凌空而去有小

刀百餘飛躍隨之所着柯葉墜落如雨夜經門樓仰望其楣峻甚錫戲曰先生能竦及之乎笑解其髮舉手拂之髮皆直豎上接屋極又登清江門下矚城埤堄兆倡家怒曰潑賤不良神明所惡我當燬其廬揮袖向天火從袖出熠爚徧地錫急止之言于益曰道士正人也問黃白術點化輒成益以爲眞仙禮敬若父母縱其出入益妾多麗道士取其髮咒之夜迭從門繾奔其臥所苦其淫毒涕泣以告益不勝憤往守備廳白焉道士被逮鎖梏輒脫急塗以狗血乃囚送京師會興寧伯李震與

叅將吳經有隙經綏以舍人從震討劉[illegible]石立功官至千戶汪直用爲心腹經使綏譖於直曰震嘗竊一全真學讖緯兵法即其人也直信之奏下震獄削爵而誅道士人皆知事出於父子而震含冤無以自明

才力不及

舊例朝覲考察天下官員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成化丁未豐城李裕爲吏部尚書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乃創立才力不及通

前爲五　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材之意從之至今爲例裕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此其媚邪之術也又裕每當大選先二日於後堂中設木牌上書皇天鑒之四字與二侍郎坐定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并選人姓名品第校量筆之于牘至期引奏畢對牘填榜更不移易且免錯誤外雖近公然品第之時實容私云凡才力不及者俱照級調簡僻衙門用然人亦無譽之者此可見天衷之公也宋立齋端儀曰孜省嘗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太宰旻不右江西人物乃叶謀擠罷而用

裕代之又用計罷劉閣老珝而用泰和尹直代之起永新劉敷長臺憲擢高安黃景貳禮部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俱出翰林競亦附麗一夔進司空宣亞吏部物議喧然惟羡盱江何公喬新之介特予聞都御史王越特爲汪直所厚旻偕卿貳欲詣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白訖叩頭出比見直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由此言之旻未爲賢也

名畫古器

純皇好玩名畫古器南京西華門舊有一黑漆圓櫝振之則中空有聲盖　國初巨室之籍入者以不可啓視故棄于此守閣小内使張本穴而窺之則畫幅存焉一爲王維傳色山水約三丈餘一爲蘇漢臣所繪宋高宗瑞應圖本以王畫送安寧蘇畫送黄賜皆太監坐廠守備者未幾寧死賜攫得之併以獻　上賞賚頗多益加寵任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磨鏡照之見墓中人偃卧猶帶弓矢驚駭朴之於地又見農家室戸男女宛然以爲怪物擲之不復顧獨携燈臺

彌千富宅且談及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晝當室以獻于官時四川崇慶州舉人萬本知州書得之大喜寄饋其叔祖萬閣老安遺書亦道及鏡事安欲併得鏡以獻 上乃移書景宗之甚亟本遂逮繫農夫追索了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始獲釋

東海二僊

北人劉勛為予言東海近出二仙其一即張三丰遼東義州人張仲安第五子本名君實字全一玄玄其別字也自號保和容忍三丰子元末居寶雞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為棺殮臨窆之

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居武當遊襄鄧往來長安歷隴岷甘肅永樂中遣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衛指揮楊永吉訪求未獲天順末或隱或見　上聞之封通微顯化眞人後往來鶴鳴山半年迄今不知蹤跡其詠揚州瓊花盃自況也其一濟南海上老人初不知其姓字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常握而不開月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濟永樂間復至成化乙巳濟南衛指揮朱顯奏聞有王姓者傳聞五世祖學道海上得仙

上召見之賜姓名王士能問其年平陳友諒之歲也百二十三年矣貌如四五十許自言平生惟不食肉不近女不爭氣而已或曰弘治辛亥羽化之日今東宮誕辰也予不敢信漫識之

虎臣進諫

鳳翔之麟遊有虎臣者慷慨有氣節成化末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椶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憲廟奇之祭酒費誾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椶棚即折卸矣

命銓選時吏部子臣七品正官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知雲南鄂嘉縣卒于官楚雄姚鵬哭之以詩曰獻策當年為　國憂至今浩氣貫　皇州只期事業垂千古豈料形骸付一丘青史有名書虎氏錦衣無復耀麟遊蒼天不管忠良士空使窮荒葬木愁

道具體用

巡撫朱都憲英與方伯彭鳳儀留薦白沙陳公甫于　朝部檄至彭公作序送行曰聖人之道體用具而已孔子論士以行己有恥使命不辱為先修

孝弟謹言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及修道西銘父乾毋坤乃至民胞物與盖合内外之道該本末之事未嘗偏主獨勝以爲學也學既成矣人不吾知囂囂若將終身焉苟知而求我則起而從之推所有以及物以經濟顯揚爲務未嘗狹視斯世而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亦未嘗厚誣吾民而曰轉漸澆訛也於是遂應君命陳力就列不出位不曠官若遭時行志則如傳說武侯伊川魯齋其人揭正義於中天振斯文於來裔其烈亦盛矣或事與時違則見幾而作引

身以退而亦不忍歸曲上下求以吾譽焉夫用心至於如是非德充學盛量洪識遠豈能爲此大全之學哉新會陳公甫先生隱學三十年餘矣巡撫大臣賢之薦于　朝下所司勸駕先生徐白於母忻然命之行噫此斯文正氣之一幾茲行其必有合哉一時注想何異神明先生亦必有以處之矣部丞相知於其行也贈以詩曰大道本無外此學奚支離人己彼此間本末一貫之是以古人心包徧無遐邇卷舒初不滯動止在隨時白沙陳夫子抱道真絕奇林間三十載於學無不窺行周材亦

足知崇禮愈畢珠玉雖固閟山水自含輝聲名滿
四海薦牘遂交馳一朝徵書至八十慈顏嬉有司
勸就道束書敢遲遲積誠動　天聽納牖契神機
治化淳以洽轉移良在茲及彭公疏溧芳有弟擾
鄉忤　旨調貴州公甫書贈言曰忘我而我大不
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
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
於外不累於耳目不累於一切鳶飛魚躍其機在
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二公

之意盖以體用交相勸勉者如此

奨賢文

吾廣方伯陳克庵士賢選嘗作奨賢文曰保民以固邦本者臣之忠教子以盡臣節者母之賢賢母忠臣國家之所褒嘉方伯連帥之宜奨予也廣東市舶太監韋眷招集無賴駔儈數百十人分布郡邑專魚鹽之利又私與海外諸番相貿易金繒寶玉犀象玳瑁之積郿塢不如也然猶奮其威詐漁獵民財不厭嘶宄者莫敢訴持禄者莫敢問官府所鞭撻者囹圄所繫者皆種禾撈蜆之民耳由是

嶺表之民不蒙至治之澤而諸司懾其威甘其餌非惟莫敢問又從而助其虐番禺令高瑶獨毅然不與爲之屈民有遭其荼毒者力捍禦之若衛赤子謂非保民以固邦本之忠臣不可也且聞其母賢恒勵瑶以忠孝大節古人有言非是母不生是子信然哉予承方伯之乏於是命匠人作戲綵圖貽之以示奬子也噫斯舉也豈爲高氏母子哉爲

國家也爲嶺表之民也爲食禄者勸也克庵雅尚澹泊無異寒布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凡事涉風教必捐俸爲之日使瞽者振木鐸以

徇道路置深衣幅巾擇耆民有德者子之使教子弟聽訟不事刑朴隸人惟令業巾網于左右以閑其心與訟者約自持一票詣被告家使自出詣官閈不從者民化其德皆不忍欺琨字庭堅閩人丙子鄉貢涖政廉公有威縣左有常眷所創寺僧不取杵鍾眷問其故曰畏高正衙耳及盤眷私貨歸縣庫以身當之克庵稱爲古循吏及克庵奏眷不法反被誣就逮琨亦落職束書歎笑戴平頭巾飄然去士民擁道涕泣交送之者幾千人

雙槐歲抄卷第九